

元人曲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出版

全書一冊定價大洋三角

新式標點
元人曲論

標點者 何 銘

發行人 樊 景 華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分發行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新化文書社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目次

甲 小引

乙 一 知韻

二 造語

三 用事

四 用字

五 入聲作平聲

六 陰陽

七 務頭

八 對耦

九 末句

蝸廬

丙

十 定格

定小令格四十首目次

仙呂六首

寄生草飲

醉扶歸 禿指甲

一半兒 春粧

中呂九首

迎仙客 登樓

紅繡鞋 隱士

喜春來 春思

十二月堯民歌 別情

醉高歌 感懷

醉中天

雁兒

金盞兒 岳陽樓

朝天子 廬山

普天樂 別友

滿庭芳 春晚

四邊靜 西廂

南呂二首

四塊玉

正宮二首

醉太平 感懷

商調二首

山坡羊 春睡

越調四首

天淨沙 秋思

凭闌人 章臺行

雙調十一首

沉醉東風 漁夫

撥不斷 隱居

罵玉郎 感皇恩 採茶歌 得齊

塞鴻秋 春怨

梧葉兒 別情

小桃紅 情

寨兒令 漁夫

落梅風 切韻

水仙子 夜雨

慶東原 奇遇

雁兒落 德勝令 指甲

殿前歡 醉歸

慶宣和 五柳莊

折桂令 金山寺

套數一套

雙調 夜行船 秋思

任按周氏稱定格四十首，應連合小令套而數言。若十二月堯民歌等帶過之曲，各算一首，小令共三十六首。秋思一套內，連煞七首，除慶宣和，落梅風，撥不斷三調，已見前小令中者外，尙餘四首，合之小令三十六，恰得四十首也。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

元周德清挺齋著

抄增任中敏先生按語

凡作樂府，古人云：「有文章者謂之樂府。」如無文飾者，謂之俚歌，不可與樂府共論也。又云：「作樂府，切忌有傷於音律。」且如女真風流體等樂章，皆以女真人音聲歌之，雖字有舛訛，不傷于音律者，不爲害也。大抵先要明腔，後要識譜，審其音而作之，庶無劣調之失。而知韻，造語，用事，用字之法，名人詞調，可爲式者，並列于後。

任按「有文章」云云，指燕南芝菴論曲語，詳下文第二法「造語拘肆語」條中。
 「作樂府」云云，用意見于古人言論者甚多，未知詞句何屬？作詞十法，

細按之，論點僅爲知韻，造語，用事，用字，四項而已。五入作平，六陰陽

一。
知韻無入聲，止有平上去三聲。
，七務頭，九末句，同爲四聲關係，皆可歸四知韻。八對耦，則造語之一也。惟定格評語所論，有關於用意，而在聲韻字句之外者。此十法之大概也。

平聲

有陰有陽；入聲作平聲，俱屬陽。

上聲

無陽無陰；入聲作上聲亦然。

去聲

無陰無陽；入聲作去聲亦然。

任按北曲創自金元北人，北人發音無入聲，故韻亦無入聲也。上聲條曰：「無陽無陰。」不曰：「無陰無陽。」文字偶異，無他意。周氏謂祇平有陰陽，上去無之。明王驥德曲律，范善秦中州全韻，清王鵠音韻輯要，則平上去入皆分陰陽。曲律論陰陽，力詆周氏之非。又或謂元時曲家，上去未嘗不分陰陽，特周氏畏難省之耳。竊謂元曲唱法，今已不傳。南曲中，與崑曲之北曲，去上固必有陰陽，但終難以衡元時元曲之譜也。周氏精于音律之人，觀

二. 造語

其後文，評論定格四十首，絕無及上去之陰陽者，此又明曰「無陰無陽。」一再言之，似非畏難苟安，含糊圖之詞矣。上去之分陰陽，元時北曲不須之，非上去無陰陽也。猶之四聲之有入，北曲不須之。故周氏曰：「無入聲。」非無入聲，亦非周氏不知有入聲也。王氏之說，亦可以休耳，然則元曲上去之不講陰陽，終可以此爲據也！

可作 樂府語 經史語 天下通語。

未造其語，先立其意；語意俱高爲上。短章辭既簡，意欲盡。長篇要腰腹飽滿，首尾相救。造語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則迂，不文則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聳觀，又聳聽，格調高，音律好，觀字無，平仄穩。

任按「樂府語」，指文雅之語，義詳後文「拘肆語」條。

王氏曲律中有曲禁四十則，經史語其一也，意見恰與相反。愚意經史成語，曲中儘可引用；若經史句法，曲中正無模仿之餘地矣。「辭既簡，意欲盡」，謂辭既簡，意不可又不詳備周至。「盡」，不必謂一洩無餘也。

「腰腹飽滿」，即喬吉鳳頭豬肚豹尾之說。「首尾相救」，即王驥德上下引帶之說。

「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是曲之天然現象。蓋詞經解放而爲曲，原以俗爲主。惟曲爲合樂之韻文，曲調句法有定，純粹語體，勢難處處合調，雖有襯字辦法，終不足以救濟，有非雜以文言不可者也。以俗爲主，而需文爲輔，於是不文不俗之現象，一定而不可移易矣！「太文則迂，不文則俗」，似猶非探源之論。

不可作

俗語

蠻語

諺語

嗑語

任按俗語諺語二禁，徵之元人之作，或周氏已作，皆不合也，不必禁也。下文有枸肆語一則，此處俗語更可省。蠻語指豪而粗，粗而蠢者。嗑語指嘮叨瑣屑之語。

市語，方語，各處鄉談也。

任按周氏主張作天下通語，而不主張作市語，方語。王氏曲禁中亦有方言，他方人不曉一條。雖與元曲情形，多所不合，而用意至正且當。蓋語本亟應入曲，但所入爲天下通語，則天下盡通，後世易曉。若爲市語方語，雖便捷一時，稱快一地，要無以明於天下後世也。今玩元曲每苦當時方言，不能盡解，爲之掃興；其利害可知矣。或謂元曲當行，全賴乎此。且最今人以元曲方言入曲，謂不如此，不足以入元曲之寶，竊謂此說不免固蔽矣。蓋曲之所以爲曲，在以語易文平添親切曉暢，疏落俊爽之趣耳。元人之所以爲元人，在雄深浩邁，激越浩蕩，何專恃於當時一本方言歟？今人爲曲，入今時方言

，方是善學元人。若亦以掇拾元語爲貴，而他無所有；是得筌而忘魚也，其終不能入元人之寶也，

書生語 書之紙上，詳解方曉，歌則莫知所云。

任按書生語，指典重晦澀之言，卽曲禁中之太文語與太晦語兩禁也。作經史語不善，卽是書生語矣。曲禁中書生語，指時文氣息，蓋別一意。

譏諛語 諷刺，古有之，不可直述，託一景，託一物，可也。

任按譏諛語，指措辭刻薄，局度褊狹之語。曲中託景物以諷刺者，如明王磐之鬧元宵燈詞，詠喇叭小令等，最爲顯著。以上三則原文解釋之詞。元明刊本皆作注文，雙行小字，茲作大字與下文一律。

全句語 短章樂府，務頭上不可多用全句，還是自立一家言語爲上。全句語者，惟傳奇中務頭上，用此法耳。

任按全句語，指引用成語，而整鈔全句，不加剪裁者也。務頭之說詳後，

枸肆語 不必要上紙，但只要好聽。俗語謔語市語皆可。前輩

云：「街市小令，唱尖新茜意，成文章曰樂府。」是也。樂府小令兩途，樂府語可入小令，小令語不可入樂府。

任按「要上紙」，即上文「要聳觀」之說。「前輩云」以下，見燕南芝菴論曲。原文曰：「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名套數，時行小令喚葉兒，套數當有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似（原文以下衍「套數」二字。）街市小令，唱尖，新倩意。」俱見陽春白雪，輟耕錄及太和正音譜。茜意，倩意，音同應作一解，而二者必有一錯字，但俱不可解。揣句意，或謂祇取歌唱尖新，而詞意庸劣不顧也。枸肆即句欄之意。不必定指倡家，要為遊戲娛樂之場。枸肆語，枸肆中通行之曲語也。

張打油語 吉安龍泉縣水滄米倉，有于志能號無心者，欲縣官利塞其口，作水仙子示人，自謂得意。末句云：「早難道水

米無交。」觀其全集，自名之曰樂府，悉皆此類。士大夫評之曰：「此乃張打油乞化出門語也，敢曰樂府？」作者當以爲戒。

任按曲詞既容語體，取材又極廣漠，便易流于淺陋粗鄙，賴有此戒。學者乃應知以意趣爲重，避去許多邪魔惡道矣。

雙聲疊韻語 如「故國觀光君未歸」是也。夫樂府貴在音律瀏亮，何乃反入艱難之鄉？此體不可無，亦不可專意作而歌之，但可拘肆中白念耳。

任按「故國觀光君未歸。」是當時曲中語，嫌其雙聲疊韻字面疊用讀之難堪也。尤甚者：如元梨園黑老五粉蝶兒套，全集中州韻而成。「從東隴風動松呼，聽叮嚀定睛睜觀，望蒼茫擴廣黃蘆。」云云，見詞林摘艷丙集，蓋俳體而又惡道者矣。

六字三韻語 前輩周公攝政傳奇太平令云：「口來，豁開，兩腮，」西廂記麻郎么篇云「忽聽一聲猛驚，」「一本宮，始終不同，」韻脚俱用平聲。若雜一上聲，更屬第二著，皆于務頭上使。近有折桂令，皆二字一韻，不分務頭，亦不喝采，全淳則已；若不淳，則句句急口令矣，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殊不知前輩止於全篇中務頭上使，以別精粗，如衆星中顯一月之孤明也，可與識者道。

任按鄭光祖有輔成正周公攝政雜劇，見古今雜劇三十種內，一折太平末令原句云：「將口來豁開，至兩腮。」王實甫西廂記首本第三折麻郎兒么篇，原文云「忽聽一聲猛驚，原來是撲刺刺宿鳥飛騰，」二本第四折原文云：「與本宮，始終，不同。又不是清夜聞鐘，又不是黃鶴醉翁，又不是泣麟悲鳳。」輟耕錄載虞集于宴席上開歌兒唱一句兩韻之折桂令，「博山銅，細裊香風」

云云，愛其新奇。時席上適談三國蜀漢事，乃賦拆桂令云：「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瀟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笑賦歸歟？」皆二字一韻也。語病如達不著主母機，有答之曰：「燒公鵬亦可」似此之類，切忌。

任按曲詞不僅觀賞文字，吟玩紙上而已。且需離空文字，吐音喉際，聽拍歌中，故有時不免此忌也。明王鑾滿庭芳小令有「毛詩中誰道鼠無牙」句，王驥德謂使村人聽之，將以爲「茅廁中」，特爲改作「笑詩人浪說鼠輸牙」，亦是此意。

語澀 句生硬而平仄不好

任按詞中有時澀不算壞，曲獨忌之。平仄不好，在王氏曲禁中，有五則：一，上上或去去疊用，上去須間用也。二，上去去上倒用，宣上去抑去上，毋

倒之也。三，疊用三入聲。四，一聲四用，則不論平上去入，不得疊用四字也。五，韻脚以入代平，不可免，而必不許多也。曲禁中，蹇澀不順溜，沾唇不脫口，拗噪平仄不順三則，亦是此意。

語粗 無細膩俊美之言。

任按粗語，卽上文蠻語之次者耳。曲禁中亦有粗鄙不細膩一則。

語嫩 謂其言太弱，既庸且腐，又不切當，鄙猥小家而無大氣像也。

任按弱，庸腐，不切，鄙猥，應分作四層看。弱是初作難免者，餘弊皆在意。不僅在語矣。曲禁中亦有陳腐不新采，蹈襲舊曲語意兩則。

三. 用事 明事隱使；隱事明使。

任按曲律論用事，亦云：「明事暗使，隱事顯事。」又曰：「有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覺，如禪家所謂撮鹽水中，飲水乃知鹹味，方是妙手。」此可